

典藏精选书系

读者
文苑文心



一封寄给上帝的信

文苑文心

《读者》杂志社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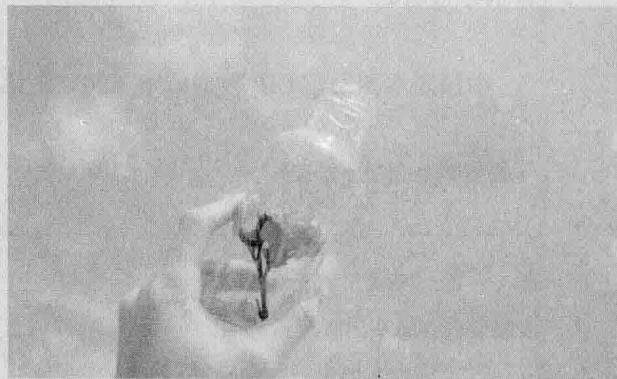
B

流逝的是时间，不变的是经典。
陪伴我们成长的人生纪念，
岁月沉淀下历久弥新的文字记忆。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UBLISHING GROUP



一封寄给上帝的信

文苑文心
《读者》杂志社 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UBLISHING GROUP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/ 《读者》杂志社编 . -- 福州：
海峡书局, 2015.7
(《读者》杂志典藏精选书系)
ISBN 978-7-5567-0093-6

I . ①—— II . ①读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世
界 IV 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2796 号

一封寄给上帝的信

著 者：《读者》杂志社 编

出版发行：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书局

地 址：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 110 号海鑫大厦 7 楼

邮 编：350001

印 刷：北京金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：18

字 数：21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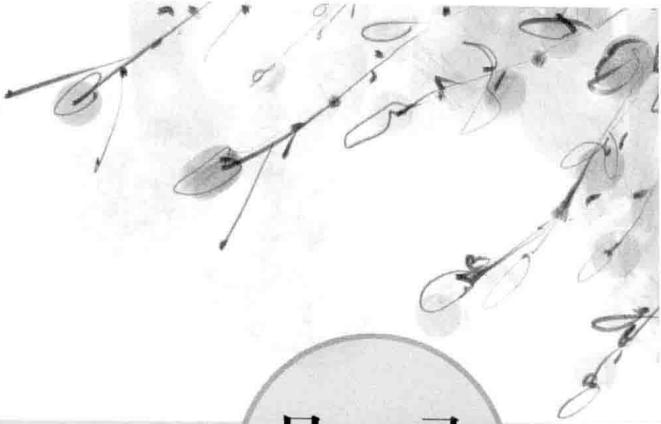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567-0093-6

定 价：28.00 元

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《读者》杂志典藏精选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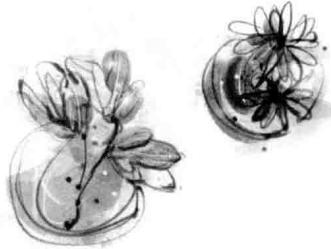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CONTENTS

Chapter.1 花中情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2 | 花中情 / 佚 名 |
| 007 | 矶鹬带来欢乐 / 玛丽·谢尔曼·希尔伯特 |
| 011 | 卡尔的花园 / 箫 心 译 |
| 015 | 请拉住我的手 / 叶广芩 |
| 017 | 让死见鬼去吧 / 爱丽丝·沃克尔 |
| 022 | “万事通”先生 / 毛 姆 |
| 027 | 我的朋友——一个电话员 / 保罗·维里厄德 |

Chapter.2 晨光的翼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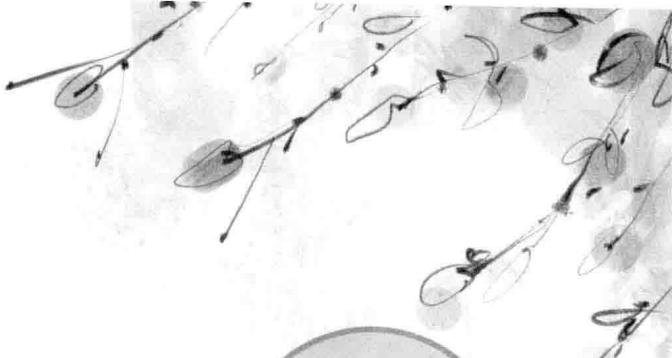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032 | 晨光的翼翅 / 戈登·阿瑟 |
| 035 | 别饿坏了那匹马 / 许申高 |
| 038 | 火车上的姑娘 / 拉斯金·邦德 |

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42 | 橘子 / 芥川龙之介 |
| 046 | 举起手来 / 哈尔奥·柯斯来 |
| 050 | 蓝色勿忘我 / 沈 宁 |
| 058 | 第六枚戒指 / N.Ptper |
| 061 | 半张纸 / 斯特林堡 |
| 063 | 鞋子的故事 / 保罗·E.莫威尼 |
| 068 | 一碗清汤荞麦面 / 栗良平 |
| 073 |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 / 乔万尼·莫斯卡 |
| 076 | 长胡子的那一天 / 宗 源 译 |

Chapter.3 蠢人的天堂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82 | 蠢人的天堂 / 艾·辛格 |
| 087 | 黑羊·孤独 / 卡尔维诺 |
| 091 | 你永远是部长 / 安德拉德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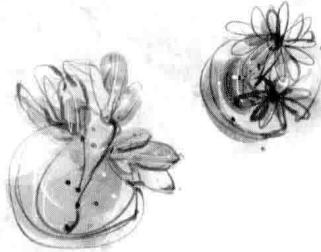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094	妻子 / 格拉齐娅·黛莱达
098	汽车小偷与失主的通信 / 奥托·内比尔
102	热爱生命 / 杰克·伦敦
108	上帝变了 / 米丘尔·德·乌娜姆诺
112	消失了的菲比 / 西奥多·德莱塞
116	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 / 列夫·托尔斯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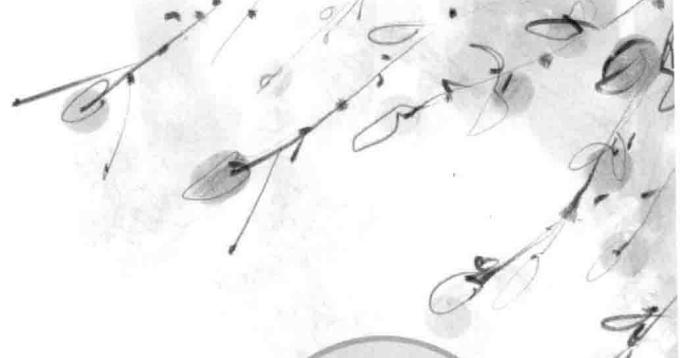
Chapter.4 四季歌

124	冬日正午 / 门捷霍夫
128	俄罗斯性格 / 阿·托尔斯泰
135	蓝色的窗帷 / 伊莉法特·伊吉力比
140	四季歌 / 铁·凝
146	星星 / 都·德
151	雪 / 帕乌斯托夫斯基



Chapter.5 蠢人的天堂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58 | 艾伯特舅舅的香肠 / 爱克斯莱 |
| 162 | 荣誉无价 / 李萍 编译 |
| 167 | 神奇的警服 / H.都威诺维斯 |
| 171 | 鞋 / 埃德加·凯里特 |
| 174 |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/ 格雷戈里奥·洛佩兹 |
| 178 | 一件丝裙的故事 / 贝蒂·B.杨斯 |
| 184 | 装在信封里的小太阳 / 宋辉 译 |
| 187 | 紧握木棒的黑孩子 / R.赖特 |
| 191 | 海鸥乔那坦 / 张灯 |
| 196 | 杰的最后一课 / 张蔚 |
| 200 | 水手的礼物 / A.Quiller-Couch |
| 205 | 锁孔 / 加德纳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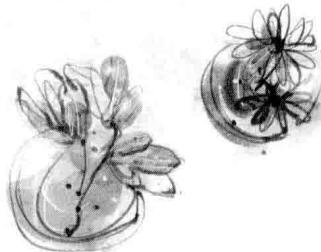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209 | 远与近 / 托马斯·沃尔夫 |
| 213 | 最后一片叶子 / 欧·亨利 |
| 220 | 知心的礼物 / Paulvilliard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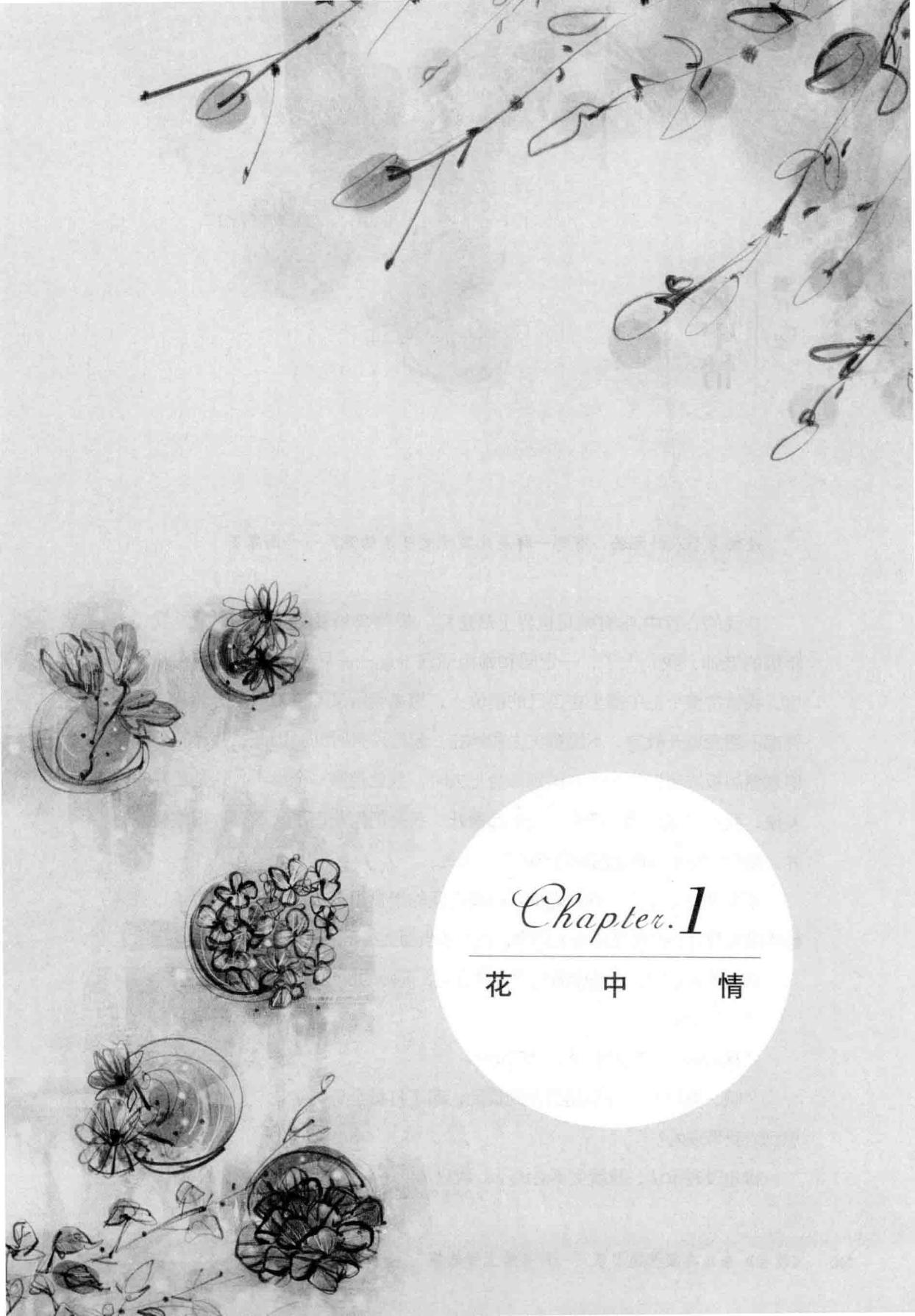
Chapter.6 泉水的歌唱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226 | 二马 / 刘亚洲 |
| 231 | 生死朗读 / 本·哈德·施林克 |
| 235 | 阿里高原上的故事 / 李 骏 |
| 240 | 泉水的歌唱 / 侯德云 |
| 243 | 铜钢琴 / 鲍尔吉·原野 |
| 250 | 紫桑葚 / 高 军 |
| 253 | 好友 / 佚 名 |
| 257 | 酒神 / 权廷赤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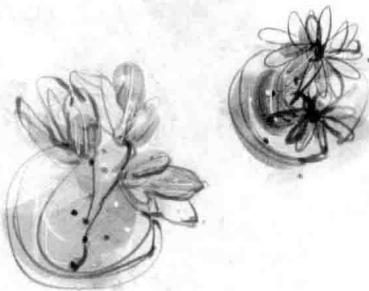
Chapter.7 蠢人的天堂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264 | 两者间秘密 / 佚 名 |
| 268 | 那年 那月 那狗 / 张 蕾 |
| 272 | 亲密伙伴 / 王宗宽 编译 |
| 276 | 杰里 / 哈里特·L·奈 |



Chapter. 1

花 中 情



造物者予人的礼物，有哪一样是比孩子更可亲的呢？——西塞罗

在我的心目中，唯有她是世界上最慈祥、最可亲和最美丽的人。她是我二年级的老师，我长大了，一定要和她生活在一起——只要她肯等我。在教室里，我常常整个上午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想去厕所又不肯举手，因为我一秒钟都不愿意离开教室，不愿意失去和她在一起的珍贵时间。因此，每逢她问谁愿意擦黑板或者把作业收齐送到讲台上去时，我总是第一个举手。这是最好的差使，我可以接近她，把全班同学都撇开。我会把作业理了又理，放得整整齐齐，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

新学期开学不久，我就老缠着妈妈在我的饭盒里多放一个苹果或桃子。我始终没有敢对妈妈说是要给老师的，也不敢当面递给她。

带去的好东西，总是偷偷地放在讲台上，而她的反应每天都一样：

“同学们早。”

“林老师早。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哦，真好！”她拿起当天的贡品，四下打量全班同学。“是哪位小朋友想到给我带来的？”

谁也没有承认，我就更不必说了。我只是低下头，眼睛直盯着书桌。

“难道有人喜欢我，而又不肯说，是吗？”她问道。

我只觉得自己的脸越来越红。我相信大家都在看着我。等到林老师把水果摆到一边，开始上课时，我这才松一口气。

我总是在林老师面前过不去，当然这不是故意的，是我自己常常心不在焉。我望着窗外的天空。我和她站在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，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。突然，一只发了蛮性的大象奔出松林，一直向我们撞来。我不慌不忙地举起猎枪，一枪打在大象两眼之间。大象慢慢地倒下了，它那大鼻子落在了她小巧玲珑的鞋子上。她无限温存地抱着我，说：“我的恩人，你救了我的——鱼！”

我猛然惊醒，发现梦中情人正在轻轻地拍着我的小肩膀。“我刚才问你，‘鱼’字怎样写？也许我该问你‘梦’字怎么写吧？”

顿时，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起来，我一下子满脸通红了。放学之后，我被留在教室里罚写二十五遍“我不该白日做梦”。

说真的，这种处罚真开心。就只有我和她俩人在一起。我能写多慢就写多慢。

秋天，有一个上午，全班同学乱哄哄的。有人发现第二天星期五刚好是林老师的生日。每人都想送点礼物给她。我的心怦然一动，现在有机会当面送东西给她了。那天下午，我一直在田野里找野花，这个季节开的花不多，但我还是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几种鲜艳的浆果，一个绽裂后细丝茸茸的乳草英，和一些干薊的头状花。最后我又找到一簇艳丽无比的红叶。我摘了一大把，连同野山桂和浆果扎成一束鲜花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大家纷纷献上礼物，我故意挨到最后。终于轮到我走到讲台前，我把鲜花献给她。她接过鲜花，欣喜地叫了一声，举起来在脸上轻轻贴了一阵。我得到的奖赏是她的嫣然一笑，但更大的奖赏是让我抱花瓶，插花。

可是到了下星期一，林老师没有来给我们上课。十点左右，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去。我走进去，想不到妈妈也坐在那里。桌子上放着我送给林老师的鲜

花。花已经凋谢了。

“你可知道林老师今天在哪儿？”校长问。

“不知道，校长。”我回答。

“林老师，”校长一字一顿、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她在医院里，是你害了她！”

我站在妈妈身边，吓得直发愣。

“你知道你给她的是什么吗？”校长接着问。

我点了一下头。“浆果，干薑，还有好看的大红叶。”我如实地报给他听。

“小朋友，那大红叶是野葛，是黄栌的一种，皮肤碰到了就会发严重的疹子。”他越说越生气，“你摘果的时候用什么来保护自己的手？戴了手套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“真的，我一点也不知道是野葛。”我哭了。

校长站了起来：“现在我决定，罚你停学十天，将来怎样，要看你回来以后的表现再决定。”

我一路哭着回家。心里难过的倒不是因为被停学，是因为意中人惨遭不幸。我又跑到野树林里摘了一些野葛叶子，拿回家去给妈妈看，“您看，我手上根本没有戴什么呀！”我忍着泪水说。

妈妈看着红叶，说：“好了，宝宝，赶快把叶子扔掉，然后把手洗干净。”

我洗完手回来，妈妈坐在她那摇椅上，张开双臂，让我坐到她的怀里，抱着我摇了一阵。“我们找点东西玩玩吧！”她终于说，“你最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去看看林老师。”我迫切地说。

我们到了医院，只见林老师坐在病床上，脸上缠着绷带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双手也密密层层地缠着绷带。

“我不知道那是葛叶子，”我冲口而出，“我不是有意想要害您生病的。我只想送给您一点东西……”我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差点没哭出声来。

林老师打量了我一阵，然后说：“你是想送我一点特别的东西，对不对？”我点点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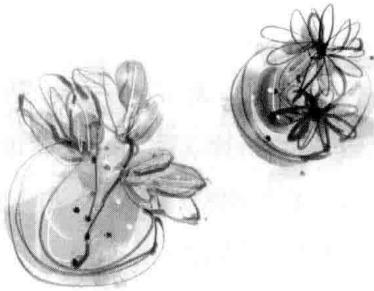
“那些苹果是你送的，对不对？”我又点点头。

“等我这些绷带都拆掉以后，我要紧紧地抱抱你。”林老师说。

“还有，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”她接着说，“我结婚以后，假使有一个儿子，我希望他长大了和你一样。”

妈妈牵着我走出病房时，我仿佛看到林老师的眼里含着热泪。她很感动，也许是感激。

矶鶴带来欢乐



六个字代表了她六年短暂的一生

这个海滩离我的住处约有三四英里。每当我心情压抑、感到烦恼时，就驱车上那儿去。

我第一次和她在那个海滩上相遇时，她整六岁。她当时正在用沙子堆积一个城堡似的东西，看到我来，她抬起头来望着我，她那双眼睛像大海般深邃、湛蓝。

“您好！”她说。我点了点头作为回答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有心思跟一个小孩费神。

“我在盖房子呢！”她又说。

“我看见了。这盖的是什么房子呢？”我心不在焉地问道。

“噢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爱抚摸沙子。”

这倒有意思，我边想边脱掉鞋子。蓦地，一只矶鶴从一旁滑翔而过。孩子见了说：“那是欢乐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是欢乐，矶鶴能给人们带来欢乐，妈妈说的。”

那只褐色的鸟贴着沙滩盘旋飞去。“再见吧，欢乐。”我转身走去，自言自语道，“好啊，痛苦。”我的生活仿佛完全失去了平衡，心情十分沮丧。

“您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她还不罢休。

“露丝，”我回答，“我叫露丝·彼得森。”

“我叫温迪。”——听上去却像Windy^①。

“我六岁了。”

“你好，大风。”我叫道。

“您真逗！”她咯咯地笑了。尽管心绪不佳，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，一边往前走着。她那清脆悦耳的笑声依然追随着我。

“您下次再来，彼太太。咱们再快活地玩一天！”她喊着。

那以后的好几个星期，我忙得不可开交，没有一点闲暇：负责一群调皮捣蛋的童子军，参加教师和家长的联系会，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。

一天上午，我洗完碗碟。室外阳光灿烂，我不觉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得去看看矶鹞。”说着，就穿上外套。海滨特有的清新气息在向我召唤。海风袭来阵阵寒意，但是我仍大步走着。我多么渴望能重新处于安静宁谧之中啊！我早已忘掉了那个孩子，所以当她出现在我面前时，不免吃了一惊。

“您好，彼太太！”她说，“你想玩吗？”

“你想玩什么？”带着一丝厌烦，我反问她。

“我不知道，您说吧。”

“猜字谜怎么样？”我挖苦地问。

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”她说着，又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

“那么，咱们一块儿走走吧。”我望着她，看到了她娇嫩而苍白的脸色。

“你住在哪儿？”我问她。

“那边！”她用小手指着远处一排夏季避暑的小别墅。我感到纳闷。现在是冬天啊。

“你在哪儿上学呢？”

①女孩名叫Wendy，但她说成Windy，是有风的意思。 ——译者

“我不上学，妈妈说我们在度假。”

我们漫步走上海滩。她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说着小姑娘们的话。可是，我却心事重重。

当我要回家时，温迪说这是快乐的一天。奇怪的是，我的心情也感到舒坦多了。于是，我同意地报以一笑。

三星期后的一天，我神思恍惚，几乎是疯狂似地冲向我的海滩。我根本不想理睬温迪。我似乎瞥见她的母亲站在门口，真希望她能把孩子留在家里。

谁料温迪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了我，她那张小脸蛋儿显得异乎寻常的苍白。

我气冲冲地说：“哎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今天想要独自待一会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她问。

我朝她恶声恶气地吼道：“因为我的母亲死了！”——一边却又想，我的天哪！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孩子说这些呢？

“噢，”她静静地问，“那么今天日子不好。”

“是的，还有昨天、前天和——啊，走开！”

“那痛吗？”

“什么痛吗？”我对她发怒，也对自己发怒。

“她死的时候？”

“当然痛苦喽！”我抢白道，其实是想着自己的心事，误解了她的话。我疾步走开了。

大约一个月后，我又到了海边。温迪不在那儿。我深深地感到内疚，不由得打心底里思念着她。散了一会儿步，我走到那幢小别墅前，叩了叩门。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妇女，蜜黄色的头发，面带忧伤。

“您好！”我说，“我是露丝·彼得森。今天，我很想念您的小女孩，不知她在哪儿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，彼得森太太，请进来。温迪常常提到您。我想我对她未